

中国经典的现代解释

——徐复观“追体验”的解释学发微

刘毅青

【提要】徐复观提出了“追体验”的解释学方法，认为经典思想的现代解释必须以尊重其原意为前提。他认为，对经典的理解是不断追寻作者精神体验的过程，是不断与经典对话的过程。在对话过程中，经典的原初精神意蕴成为指引解释者不断提升精神境界的方向。在精神提升的过程中，先前由于各种成见带来的误解、合法的偏见等，都逐渐被校正、破除，解释者逐步接近经典的精神境界。从而，“追体验”的解释学能够超越解释学循环，达到对经典的贴切理解，实现解释学突破。

【关键词】解释学 解释学循环 追体验 精神境界 解释学突破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2-0034-08

在海外新儒家的学者里面，徐复观以思想史的研究成名。他通过对经典的具体解释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思想，在此思想梳理中形成自己的解释学方法。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相比，他的解释学更符合中国思想的解释实践。

在解释学中，前理解始终是一个影响到解释客观性的核心问题。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敏锐地指出了前理解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但却将其推向理解的合法偏见，这就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徐复观也认识到在经典思想的解释中，对哲学思想的理解需要一定的哲学修养作为基础，解释者个人的思想作为一种前理解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他自己感到困难的地方，“这里便遇着一个难题，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有了哲学修养，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换位。”^①徐复观承认前理解存

在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让前理解固化为“合法偏见”。

对于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张祥龙指出：“伽达默尔是对海德格尔的某种苍白化。他的思想是从海德格尔来的。但是他把这个前理解变成一种‘偏见’，也算是一种‘前见’，也算一种‘前判断’（Vorurteil）。起码他把这个‘前有’当作了某种‘判断’（某种意义上的判断），这是海德格尔不会同意的。所以后来的这个视域交融之中对这个前判断可以作修改、改正。其实海德格尔在这个地方认为谈不上什么判断不判断，他是说这个东西在生成，这一点不一样；其他的说法基本是从海德格尔来的，三是给予了某些更精致的表达形式，又结合了一些黑格尔。如果说有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这

^① 徐复观：《我的若干断想》，《徐复观文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么一个形态，那就是伽达默尔这样的。”^①每个人当然有着自己的前理解，但是这种前理解不能合法化，而是必须予以克服的“偏见”。其实，在海德格尔看来，“任意”确定一种“前理解”或者将“前理解”混同为“流俗之见”，都会使“解释的循环”降低为“恶性循环”；要“依照正确的方式”实现其“积极可能”，则在于“解释”理解到它的首要的、最终的和持续的任务就是始终不让“先有”、“先见”和“先概念”以幻想的和流俗的方式出现”。^②正如杨慧林所说：“经他排除了‘任意幻想’和‘流俗之见’，并且用‘此在本身的先结构’限定过的这种‘前理解’，才被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称作‘解释学的逻各斯’。”^③“而后世依据文学文本的所谓‘解释’愈发误解了伽达默尔的引申，竟沾沾自喜于‘语言的多义性、表达性、意义的增生性、解释的合理冲突性’；这更是完全迷失了解释学始终在寻求‘意义’的初衷，完全忽略了语言的‘权力结构’带给人们的震惊和悲哀，甚至最终也会使文学的‘阅读活动’破碎不堪。这样的‘解释’本身，其实亦成为导致‘恶性循环’的另一种‘流俗’。”^④

显然，在主观的解释和客观原意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张力，徐复观认为对此一张力的解决就是要遵循两个原则：“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⑤他说的“不可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就是认为，不能用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为衡量古人思想的前理解，不能用现代的哲学逻辑来要求古人，或者将古人的思想纳入一种哲学思辨的体系中去。必须回到经典自身的内在性，而文本是其中的基点。文本是经典解释的依据，对经典的思想不是依据现在人的观点和生存处境，而首先应该是文本所呈现的情景。另一个是解释者要具有一种自制力，意识到自己必须重视经典的客观性，保持对自己解释的反省，不随意下判断。而这种“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就是“敬”。

徐复观承认了原初意蕴的根本地位，提出在解释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成见”，“我们对于作品最初的解释，若不怀成见，反复再读下去，便有可能会感到不足；亦即越读越感到作品对自己所呈现出的气氛、情调，不断地溢出自己原来作的解释之外。于是读者与作者在立体世界的距离，将会不断地缩小，最后可能与作者在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以作者创作此诗时的心来读它，此之谓‘追体验’。在‘追体验’中所作的解释，才是能把握住诗之所以为诗的解释。”^⑥“追体验”就必须克制个人的成见，只有这样才能进入作品，与作者对话。如何能够克服“成见”呢？徐复观认为对伟大作品的解释必须具有“敬”的态度，他说：“要使我们现实生活态度能适合于研究时态度，最低限度，不太干涉到研究时的态度，这恐怕研究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习性，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而这种自觉的工夫，在中国传统中即称之为‘敬’。”“敬”就是对自己先见的一种警觉，虽然前理解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前理解不能沦为一种对作品客观性的漠视，而且理论的先见与解释的先见不同，解释的先见是源自人的生存结构，而理论的先

① 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②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7~188页。

③ 杨慧林：《圣言·人言：神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④ 《圣言·人言：神学诠释学》，第102页。该页下面的注释做了进一步说明：“Mikka Ruokanen认为‘解释学的逻各斯’之说是指‘前理解构成了理解活动的语言学条件’。似不尽然。‘解释的循环’在这里所表达的‘先结构’，显然是针对‘此在’的一种实质的规定性。Mikka Ruokanen, Hermeneutics as an Ecumenical in the Theology of Gerhard。皮朗认为，伽达默尔也许过多地关注于‘期待视野’及其‘融合’，所以未能去深究这种‘有限的此在’。（无论其意义的宗教还是非宗教。）（皮朗著、陈修斋译：《海德格尔和关于有限性的思想》，见刘小枫选编：《海德格尔与神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109，129，132~133页等。）”

⑤ 徐复观：《我的若干断想》，《徐复观文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⑥ 徐复观：《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见是从一种理论出发,用理论的逻辑框架来解释具体的生动的作品,使作品理论化。它并不是先见,它是出于一种理论的需要,或者说是解释的需要。这样的理论先见就是一幅有色眼镜。先见与主体性也不同,排除先见,并不意味着排除主体性,在解释的过程中,研究者的主体性或者说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说解释不可能具有绝对的客观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客观性置之不理,而是说,首先应当在客观性的理解中,作出主观性的解释。真正的有价值的解释,实际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或者说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

“敬”的态度就是将自己的主观先见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位,不能一开始就用自己的现成观念对作品的思想妄下判断。只有通过“敬”的态度消除自己的先入之见,才能用一种客观的态度进入古典的精神世界,从而像古人自己那样理解他们。否则你理解的只是有色眼镜之下的古典,而不是古典本身。这同时也意味着这样一种态度:现代的人不能自以为比古人高明,不能把古人拉到现在来审判。因为读古典的时候一开始就持批判态度的人乃是因为自己脑子里面装着许多的理论先见,觉得自己站在比古人更高的一个视野。这样一来,对古人的言论不合现在观念的地方往往会加以鄙视,这其实是不了解古人言论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所发,其合理与否应该在具体的情景中判断。因此,对古代经典带有“敬”的心情是进入古代经典的基本态度。

由“敬”启发的是“追体验”的解释过程,“追体验”的过程要始终保持“敬”的态度。徐复观说:“首先是要很客观的承认此一思想;并当着手研究之际,是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才能真正了解他中间所含藏的问题,及其所经过的曲折,由此而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仅能算是一种猜度。”^①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芬格赖特说:“我希望重新检视孔子的《论语》,以其自己的用语来探讨它。我希望发现孔子本人认为是重要的东

西,而不是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我希望发现孔子所要提出的问题以及他认为是合适的那种答案,而不是我所要提出的问题以及我认为合适的答案。”^②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从孔子那里得到教益。否则,从自身先见出发,从自身的视域去解释孔子,这样解释出来的孔子始终不能超越解释者自身的视域限制,不能超越现实的局限性,这就无法真正从孔子那里获得启发,也就无法获得一个不同的视域。这样解释出来的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层次甚至低于解释者。换句话说,不能真正进入到孔子的问题视域的解释,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身的视域限制,也就无法获得超越既有视域的更开阔的视域。

“敬”就意味着,在任何的解释发生之前,先要顺着——也就是追随着作品本身的脉络,这样你就进入了经典的语境,你与它发生了联系,而不是从没有开始理解之前就先下一个判断。正如张祥龙指出的:“真正的解释学讲的状态,是说你在解释一个经典的时候,总是你和经典之间发生了某种东西。你对经典肯定有一种‘前理解’,但是在你跟它的接触过程中,你的前理解和它的视域(这个经典本身也有它的一个视域)总有某种逐渐的融合。这个融合也不是你控制得了的。”^③也只有这种“敬”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经典中去,从中受益。这样,解释者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活动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经典的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这就开始了解释者不断与作者对话的过程,对话的形成依赖双方的互动,在对话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是不能分离的。解释者通过对话不断对文本解读,逼近“事实本身”。虽然解释者与作者的距离不断地缩小,“成见”在理解过程中得到修正,从而有利于作品本身的意义的显示,但是这种“成见”永远

① 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② [美]芬格莱特:《致中国读者》,《孔子:即凡而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也无法消除。但是我们不能认为那种追求原意的解释是徒劳的，徐复观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作品的不断解释就是不断接近作者精神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扩展自己情感体验的过程。就这一点来说，作品的原意始终是通过一种开放性的空间对读者产生召唤，让读者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体验作者的精神世界。因此，如果说我们要追求一种更接近原意的解释的话，我们就是通过经典的反复理解过程使自己逐步地接近作者的精神世界。

徐复观认为，不抱成见的读者阅读作品时，在感情亦或理解上，总会与作者间有一个相通的层面，所以每个人读后都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但作者所生活的真实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具有多层次，每个读者或许会接触到其中的一个层次，但并没有将作者的层次穷尽；即读者在这立体世界里只是触及到某一个平面，而作者却会“从平面中层层上透，透到我们平日所不曾到达的立体中的上层去”。^①对于作者的立体世界的理解，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解或者解释并没有将其中的丰富性全部穷尽，只有通过多次不断的“追体验”的努力，我们才能最终接近作者的世界和境界。我们对真正经典也就常读常新，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的这种立体的精神空间。对经典的理解过程则是一个不断的努力过程，理解的目的是最终到达与作者精神层次的交融。^②

—

徐复观最早是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提出用“追体验”的方法研究艺术史，后来，他认为在思想史阐释的最后阶段也必须贯彻这一方法。他在文学研究中，运用“追体验”的范例是《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对自己在文艺研究中运用的“追体验”的解释学原则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他说：

“（我）对《锦瑟》诗的解释、分析，并不是先拿一个什么格套，硬把这种格套用上去。我的解释分析，更不能说是对诗作解释或鉴赏

时的范例。不过，我愿向对诗有欣赏兴趣的人，指出下面一点：即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不论在感情与理解方面，都有其可以相通的平面，因此，我们对每一作品，一经读过、看过后，立刻可以成立一种解释。但读者与一个伟大作者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平面的，而实是立体的世界。于是，读者在此立体世界中只会占到某一平面，而伟大的作者却会从平面中层层上透，透到我们平日所不曾到达的立体中的上层去了。因此，我们对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功作品，最初成立的解释，若不怀成见，而肯再反复读下去，便会感到有所不足，即是越读越感到作品对自己所呈现出的气氛、情调，不断地溢出于自己原来所作的解释之外、之上，在不断地体会、欣赏中，作品会把我们导入向更广更深的意境里面去，这便是读者与作者，在立体世界中的距离不断地在缩小，最后可能站在与作者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以创作此诗时的心来读它，此之谓‘追体验’。在‘追体验’中所作的解释才是能把握住诗之所以为诗的解释。或者，没有一个读者真能做到‘追体验’但破除一时知解的成见，不断地作‘追体验’的努力，总是解释诗、欣赏诗的一条道路。”^③

① 如刘小枫所说，将读者抬高，对现实的处境的合法性偏见的辩护，都放弃了对经典的“小心”处理。他指出了“作者原意”的重要性：“在如此阅读神圣的文字的经历中，尽管我不能肯定自己一定会逮住圣人的‘意图’，我的‘身’毕竟在往高处走，而非在自身的‘瞬时’中循环。既然理解是一个终身的过程，那么，通过高仰感式的阅读，我便终身在往高处去（‘修身’），而非满足于‘误解’自身。”（“误解”因“瞬间的理解”而称义），《读书》2005年12期。正是对“追体验”的说明，“追体验”的过程就是心向圣贤精神的修养过程，使得自己不断地接近圣贤的精神境界。

② 刘小枫认为：“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在翻译宗教和哲学方面的著作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进去，要取得自己的生活体验与作者的生活体验的交融。哲学和宗教的著作虽然常常是抽象和超验的，但是它们归根结底与人生问题联系在一起。作者为什么要阐述他的哲学和宗教的理念，其基底往往是他自己的生活体验，表达他对自己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刘小枫：《中译本前言》，[美]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程志敏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 徐复观：《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这里徐复观认为理解伟大作品的意义，首先要破除成见，承认原意的存在，“对《锦瑟》诗的解释、分析，并不是先拿一个什么格套，硬把这种格套用上去。”与此相关，他认为读者的理解总是要受到原意的牵引，伟大作品需要我们反复不断地去理解，对伟大作品理解的过程是一个精神境界提高的过程。因此，他否认读者前见的合法性。在这里，包含了他的解释学思想与当代哲学解释学最根本的分歧：如何确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读者绝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与伟大的作者站在同一个精神层次上，伟大作品的内涵不是普通读者一次就能够理解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去解释。读者通过对伟大作品的理解，从而扩大自己的人生境界。或者“没有一个读者真能做到‘追体验’但破除一时知解的成见，不断地作‘追体验’的努力，总是解释诗、欣赏诗的一条道路。”因此，尽管完全恢复作者的原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原意的存在，尊重原意，原意对读者构成一种精神的召唤。“作品会把我们导向更广更深的意境里面去，这便是读者与作者，在立体世界中的距离不断地在缩小，最后可能站在与作者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读者通过“追体验”尝试进入作者精神世界的过程就是提升精神境界的过程，对艺术的欣赏而言，“追体验”的审美解释过程就是人生境界向上的精神历程。那么这就是说，作者在精神境界上比读者更高，情感体验要深刻。

徐复观的“追体验”与狄尔泰的“重新体验”（或翻译为再体验）在各自解释学中都是具有基础地位的方法，表面看来有很多相似之处，之间其实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如伽达默尔所言：“语文诠释学的转向，即我们对某位作者的理解必须比作者本人理解来的更好，正如我所证明的，乃是起源于天才说美学，它本来乃是一种简单的启蒙运动理想的表述，即通过概念分析阐明混淆的观念。”^①狄尔泰确立了解释学在人文科学中的一般方法论地位。他的解释学发展了一套达到对意义的客观理解的方法。他认为，读者要读解一篇历史文本，就得

放弃他现在的观念，以便能进入作品和作者的原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握原作的“客观精神”（Objektiver Geiste）。这就是他的“重新体验”。他以客观精神来假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人性，并认为唯在此基础上，共同的、客观的理解才成为可能。人文科学借助解释学，借助于在解释学中发展起来的“客观理解”方法，便具有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狄尔泰认为，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生活体验的标记和印记——他称之为“人生表达”——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其它生灵的独特本领，理解的艺术就在于重新体验作者永久性地记录在自己作品中的生活体验。普遍的人性是不同个体之间交流的基础。但是，解释者在“把自己的生活感受投射到另一种历史环境中”^②和进入到不同的心灵状态中去时，便能够理解一颗陌生心灵创作的作品，“从而使人能够在自己身上重新体验相异的生活形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狄尔泰的阐释学并不主张还原作者意图的心理重建。事实上，狄尔泰追随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的目的应该是“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③狄尔泰清楚地表明作为解释者：“体验表达所包含的东西比诗人或艺术家意识中存在的东西更多，从而也会呼唤出更多的东西。”^④作者也就不再被认为是自己作品的权威解释者。因此，狄尔泰解释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达到比作者更高的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完成了解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变，但是在评判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地位上，他比狄尔泰走得更远，他的哲学解释学让解释者的“前见”成为“合法的偏见”。

解释学中的这种观念无疑是由于他们相信康德所说的，理解一个哲学家胜过他对自己的理解是可能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

-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16页。
 ②④ [德]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3~109、103页。
 ③ [德]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在我们把一个作者在日常谈话中或者著作中关于他的论题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时，发现我们了解他甚于他了解自己，则并不是不常见的事，由于他没有充分确定他的概念，他有时所说的乃至所想的就会和他自己的本意相违。”^①而这种看法的前提就是，解释者认为自己的见识高过以往时代的作者。但是，这种对过去采取居高临下的理解态度的做法足以消解任何对古代伟大作品内在精神的追求，妨碍我们对古代经典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正如美国的思想史家，也是著名的解释学家施特劳斯所说：“相信自己或者所处时代的方法高于过去的方法，是历史理解的致命伤。这个要不得的假设体现了所谓进步论的特征”。^②也就是说，解释者认为自己比伟大的作者更能理解他们体现了一种进步论，而这种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进步论观念中所包含的这种乐观精神实际上妨碍了我们对原初意蕴的理解。

三

施特劳斯在与伽达默尔关于《真理与方法》的通信中，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提出了质疑，表示“怀疑一种超越于‘形式的’或外在经验的普遍解释学理论是否可能”，^③他提出自己的解释学原则——“思想史家的任务是恰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或者依据他们的自我阐释令其思想再现生机”。^④施特劳斯也认为现代的解释者宣称胜过古典文本作者的自我理解乃是现代人的通病，其根子在于：相信现代人的见识必然高于古代人的见识；或者换一种较为谦虚的说法，相信现代人的集体见识必然高于古典文本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集体见识。施特劳斯以解读迈蒙尼德为例：“如欲对中世纪哲学有切当的理解，必须要考虑到，中世纪哲学可能是纯粹真理。说得更明白些，在最重要的方面，中世纪哲学高于我们从任何当代哲学家那里所能学到的一切。”^⑤施特劳斯的这种解释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美国思想家布鲁姆。布鲁姆一

生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研究。他从施特劳斯那里得到这样的信念：“自我实现有赖于对人的可能性的认识，而这些可能性就有血有肉地活在那些旧书之中”。^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站在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对立面，而布鲁姆一再阐明并捍卫施特劳斯的阐释原则。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是朴素的，他的一切解释目的，就是在伽达默尔宣称不存在不变的原意的解释学的基本前提下，力图“从伟大作家自己的角度理解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像尼采讽刺的那些学者一样‘挖出来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埋进去的东西’，把古人仅仅看成一面镜子，从中看到的不过是解释者自己的影子”。^⑦这种解释学的核心就在于这样一种读书态度：对伟大作品的敬畏。布鲁姆是这样认为的：“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唐豪瑟语），将一切作者和读者拉平是不明智的；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轻松达到伟大思想的高度，也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海市蜃楼。在伟大作品面前，人们应该具有的是真主的谦逊，而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傲慢或狂妄。”^⑧在《巨人与侏儒》的导言里，他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本书的题目并不特别与一个老说法相关：‘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

①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314，B370），华中师大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9 页。

②④⑤ [美] 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302、301、302 页。

③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13~723 页。

⑥ [美]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2 页。

⑦⑧ 张辉：《编者的话：在恐惧巨人的时代》，[美]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 页。

者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使年轻一代人否认有什么巨人，并断定这整个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由教师们编造来抬高自己的。我想，巨人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①布鲁姆认为，现代人对伟大作品与伟大精神（也即对巨人）的否认，实际上建立在无端的乐观与自欺之上，要么认为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轻易超越巨人；要么干脆不承认有什么高于或优于自己的巨人存在，这也许是现代人的通病。

同样对徐复观来说，那种认为我们能够轻易地理解伟大作品的看法，无疑是现代人的一种盲目的乐观。他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的序言中，这样表达自己在思想史研究中所体验到的经典思想：“愈是迫近到研究的对象，愈感到要把握住一个伟大的人格，而把握由一个伟大人格所流露出来的思想，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尽力要守住‘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的斯宾诺沙的格言；但常常感到站在研究的对象面前，自己智能的渺小。”^②徐复观对伟大经典的尊重来自他的深深体验。因此，他承认作者原意的存在，认为我们对作品的不了解是来自读者的肤浅，而对于文艺和思想的解释来说，其目标就应该是像作者本人那样去理解他们。

徐复观认为伟大作品的作者在精神境界上、在情感的深度上要高于一般的解释者。他说：“一个普通的读者，他在人生境界的高度、深度及纯洁、曲折等等上面，与一位伟大的诗人远相悬隔，则他一下子不能读懂此一伟大诗人的作品，正有如我们一下子听不懂贝多芬的音乐一样，乃当然之事。”^③所以，对伟大作品的理解，根本的原因在于精神层次的悬隔，解释者与伟大的作者在人生境界上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否定了读者从一开始就与作者站在同一精神层次上，也就不认为后人的解释必然超越作者本人。

因此，“追体验”的解释学承认原初意蕴的地位，从而反对康德的“我们比作者本人更理解作者”，反对伽达默尔将前理解固定为前判断，成为一种合法的偏见，这就将理解变成一种解释学的循环，这种循环对话从根本上违背

了作者的原意。“追体验”以恢复作者的原意为解释学目的，承认作者的地位，以走出“解释学循环”，通过自身境界的提升达到实现“解释学突破”的目标。

这里的解释学突破借鉴库恩的解释学观点。库恩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对科学的历史进行具体的解释中思考了解释学的问题，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释冲突和个人遭遇是其解释学经验的起点。在库恩的解释文本的视野里，从来没有忽略过“解释”乃是作为解释者与文本遭遇的这样一个与个人经验相关的事实。李创同指出，在库恩看来，理解“不可读文本”的个人经验——解释，总是读者的一种超越性生命事件。亦即，正是在这样一种解释的生命事件中，解读者忽然超越了“此在”——准确地说，是超越了解读者当下语言“存在”意义所构筑的藩篱，进入到另一语言或语义世界。以库恩自己的经历来看，当他从伽利略的力学世界观中忽然顿悟出亚里士多德的“力学”世界的时候，那一超越过程犹如格式塔转换一般，中间没有任何语言和逻辑分析可以插足的空间。如库恩自己谈到的那样，在一令人难以遗忘的夏日里，那些困扰他的疑团忽然消失了。他忽然之间领会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主旨。库恩在解释中体验到“顿悟”在理解中的重要性，库恩的解释学构成了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德国解释学的强有力的反驳，而且，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相比，这种来自具体的历史文本解释实践的解释学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库恩批评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循环。库恩认为，以寻求科学文本自身的历史规范为核心的文本解释，在此寻求过程中，解释者的“偏见”只能招致对文本“不可读性”进一步加深，而非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解释学意义上的“解释学

① 张辉：《编者的话·在恐惧巨人的时代》，[美]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②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③ 徐复观：《诗词的创造过程及其表现效果》，《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循环”。而库恩认为，解释文本乃是一种生命的投入，解释之为生命事件的核心在于，这种解释经历往往是一场顿悟，一场超越此在的思想变位。而真正的理解是要超越解释学循环，实现解释学的突破。超越当然总是意味着不断克服“认识预期”及其“前结构”，从而进入解释者所未曾经历过的某一世界的过程。^①“追体验”的解释学突破就在于，主张解释者通过提高自身的境界来接近作者，从而不断突破自身之局限。这样看来，解释不仅仅是一种对文本的理解，而是对伟大作者的精神境界无限接近的实践过程。“追体验”的过程是精神的基本运动，是解释者不断发现自己，向着道德和艺术的最高境界的精神提升运动，从而也就是走向以伟大作品为目标的学习过程。对伟大作品的原初意蕴把握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升自己、不断修养的过程，解释的深入来自体验的深入，理解的突破来自解释者人格境界的提升。

结语

徐复观“追体验”的解释学强调忠实于经

典的原意，指出我们与经典之间存在着差距。而承认前理解的局限，并不代表我们能将经典的境界降低到我们的水平，以我们自己的视野限制我们进一步对经典的理解，从而否认经典所具有的深度。我们对经典的不懂和不理解，往往来自我们与经典的精神差距，也来自一种理解范式的不同。只有通过自我的提升才能突破前理解的局限，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循环，实现一种理解的突破。唯其如此，才能从经典的阅读当中获得卓越的见解，达到新的精神和思维境界。

本文作者：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李创同：《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405页。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Classics

—Exploring Hermeneutics of Hsu Fukuan's "Pursue Experience"

Liu Yiqing

Abstract: Hsu Fukuan puts forward the way to explain "pursue experience". He believes we should respec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lassics.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ancient works is to pursue the author's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a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the spirit of sages and a constant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original spirit of ancient people guides the explainer to attain a lofty realm of spirit, in which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legal bias produced by various previous prejudices are corrected and eradicated. Meanwhile, the explainers are approaching the realm of thought of the classics. Therefore, the hermeneutics of pursue experience can go beyond the circle of hermeneutics and reaches the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Hermeneutics.

Key words: hermeneutics; the circle of hermeneutics; pursue experience; realm of spirit; the breakthrough of hermeneutics